植物学家胡先骕的乐清之行

在雁荡山首次发现食虫植物

■记者　黄崇森　文/摄

胡先骕先生是中国现代植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因命名“活化石”水杉而轰动国际植物学界，民国时担任过国立中正大学校长（1949年5月后改为国立南昌大学）和中研院院士。同时他也是民国时代重要的文化学术群体“学衡派”的主将，曾与胡适等人论战，写过不少古体诗和文化思想学术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0年7月底，他进行了一次浙江植物采集活动，8月份来到乐清的雁荡山，前后住了四天，发现了数种“特异植物”，如首次发现了雁荡山的食虫植物，并记下了当时的一些风俗民情。

一段湮没的往事

胡先骕历时三个多月，采集了大量的浙江植物标本后，刚好碰到《学衡》杂志即将创刊。

《学衡》是一份同人杂志，宗旨定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1922年1月创刊，主办人为当时南京的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梅光迪、吴宓，暨南大学、东吴大学教授马宗霍等人，事实行使主编职务的为吴宓。

胡先骕撰写的《浙江植物采集记》，分别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十和第十二期上连载，首尾时间刚好一年。写到在乐清雁荡山游玩、采集植物的段落，主要刊在第二期，有少部分刊在第三期。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学衡》及“学衡派”这种以整理国故、弘扬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为目的之杂志和学术团体，受到了批判和冷落。胡先骕到浙江采集植物的这篇日记体文章几乎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鲜有人提起。近年来，随着“学衡派”的思想得到重新评价，儒学的重新兴起，学术机构对胡先骕的诗文不断收集整理，并出版了多种传记和研究专著，一段湮没在历史浪潮中的往事，又得以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历经波折来到浙江

对植物学家来说，植物标本是他们研究的主要材料，采集植物当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这次胡先骕来浙江、来乐清采集植物，还是有不少偶然的原因。

首先是受到外国植物学家在中国采集大量珍贵植物标本的刺激。据《浙江植物采集记》的开头部分介绍，当时有英国人亨利、威尔逊和法国人德拉卫曾在我国的云南、四川一带采集了植物标本四五千种。于是，胡先骕与农学家邹秉文发起，要组织一批人也到川滇万山之中采集珍稀植物，并得到了全国7所高校、24所中学和商务印书馆的支持赞助，但因为当时那一带政局动荡、盗匪遍地，一时不能成行。这时，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木本植物院的副院长威尔逊给他来了一封信，说浙江、江西、福建等沿海一带的植物，欧美的植物学家还没有采集过。于是，胡先骕决定在去川滇之前，先到浙江、江西采集。

但那一年，刚好是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在江浙一带发动战争，胡先骕到了杭州，希望向当局领取一张护照，让沿途的军警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军方以“温台水灾，道路梗阻”为由，不发护照给他。胡先骕很恼火，觉得“武人”不可理喻，“决意微服而行”。

1920年7月31日，胡先骕终于登上一艘海轮，前往浙江，在船上凑巧碰到以前在北京大学预科的同学，衢州江山县人毛芷沅。这位同学当过庆元县的行政长官“知事”，这时担任台州第六中学校长，对温台处衢一带很熟悉，于是被胡先骕临时抓差，当了向导。

在乐清前后呆了四天

在到达乐清之前，胡先骕先于台州各地采集了一些植物标本。8月14日，他在文中写道“晨八钟趁小火轮至海门，寓浙江旅馆，定于翌日由温岭入雁宕”。那几天，台州大雨不止，第二天早上4点半，他坐船到温岭的大溪镇时，已经是傍晚5点半，只好住下来。

8月16日，他6点钟便起程，坐一种简易的轿子“肩舆”，正式前往乐清，到上午10点钟，到达大荆驿。休息一会，来到章义楼，“则石佛岩已宛然在望”。“盖雁山之奇，已初见其端矣。”他这样写道。这一天的下午，他主要游玩了现在的灵峰景区，晚上住在北斗洞，气温较冷，他有点不适应，说“寒可砭骨”。

第二天上午，胡先骕游玩了灵岩景区，中午又回到观音洞，并“测得洞口高出海面三百十五尺，洞顶高五百十尺，由洞脚至岩顶高二百五十尺”。午后，他来到南碧霄洞，本来还想去长春洞，因为“路峻体乏”，就休息了。

第三天早上，他6点钟起程，经过马鞍岭，11点钟到能仁寺。这时的能仁寺已经破败不堪。据胡先骕的了解，当时能仁寺败坏的原因是——“宣统元年，寺僧顺元以争产故，谋杀他僧，致将庙产充公，后又拨归林牧公司，遂永无重新之望，而日以荒废矣”。由于没人接待，大教授只好在林牧公司自己烧饭炒菜中餐。

午后4点，胡先骕让当地的一位老人带他去看大龙湫，路过小龙湫寺，发现寺也毁坏了。他对大龙湫这样描绘：“其瀑细瘦而空悬，上如匹练，下若散珠，一潭渊渟其下，澄碧可染，中有翠被石，钱蒲丛生其上，尤为秀绝，天台石梁瀑远逊其奇焉。”

第四天早上5点钟，胡先骕离开雁荡山前往乐清县城。原本有去雁湖的打算，但因距离太远而作罢。去县城的路线是这样的，先经过四十九盘岭，再过窑岙岭，11点钟到达虹桥。“午后二时，买舟行，六时半抵乐清县，饭后入城一游，城极湫隘，时有小雨，乃返舟”。晚上8点钟时开船，经过3个半小时到达“官渡”。第五天早上渡过瓯江，接着便到永嘉、平阳一带采集植物去了。

采得数种特异植物

在《浙江植物采集记》中，胡先骕对到各地采集的植物记载都比较详细，但在雁荡山的三天中，却对众多山峰、洞谷等景色描写得比较详尽。这并不是雁荡山的植物不丰富，而是他被雁荡山卓异的风光吸引了。这从他文中的语气也感觉得出来。事后，他对在雁荡山采集的植物标本较少，也颇感可惜。

不过，他毕竟是一位杰出的植物学家，无论多么“不务正业”，还是找出了数种被他称之为“特异”的雁荡山植物，尤其是发现了数种食虫植物，对了解中国的植物分布，乐清的植物资源及植物多样性来说，都有重要的意义。

食虫植物也叫食肉植物，这是一种比较神奇的植物。第一个为这种植物写出学术论文的，就是著名的达尔文，时间是在1875年。在大家通常的直觉中，这些植物大多生长在稀奇古怪的地方，如现在一些植物科教片中常说到的猪笼草、瓶子草、捕蝇草和茅膏菜，多生长在土地贫瘠或沼泽化、石漠化的地区。而在土壤正常和气候适宜的乐清一带，居然也有食虫植物，这就有点神奇了。

在雁荡山采集到的特异植物，胡先骕提到了三个种类，一是金银莲花。此花又名印度莕菜，是睡菜科多年生浮叶水生草本植物，叶似睡莲，青绿色，漂浮于水面，常在夏天开白色的小花，花齿绒毛状，幼小娇柔，开在碧波绿叶上，朵朵小花星星点点，洒满整个水面，微风拂过，随风荡漾，颇有摇曳生姿之态。

第二种植物是水龙（拉丁名Jussieua repens，有一种动物也叫水龙）。在民间也有人把植物水龙称为“过塘蛇”。这是一种柳叶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通常匍匐在水田中或浮出水面，叶呈倒卵形，开白花的叫白花水龙，开黄花的叫黄花水龙。

第三种胡先骕提到的植物是“数种狸藻”，这种植物就是以小昆虫为食物的，但他没有说明是哪几种。后来浙江省和乐清的植物专家在从事植物资源普查时，也发现乐清有5种狸藻科植物。因此可以推断，胡先骕发现的大约就是这几种。狸藻品种众多，形态各异，大多数是水生植物，但也有少数是陆生的。在乐清生长的狸藻科植物，有3种是陆生的，都是在雁荡山发现的，分别是挖耳草、短梗挖耳草和圆叶挖耳草。有2种是水生的，在雁荡山及其他地方都有发现，分别是南方狸藻和黄花狸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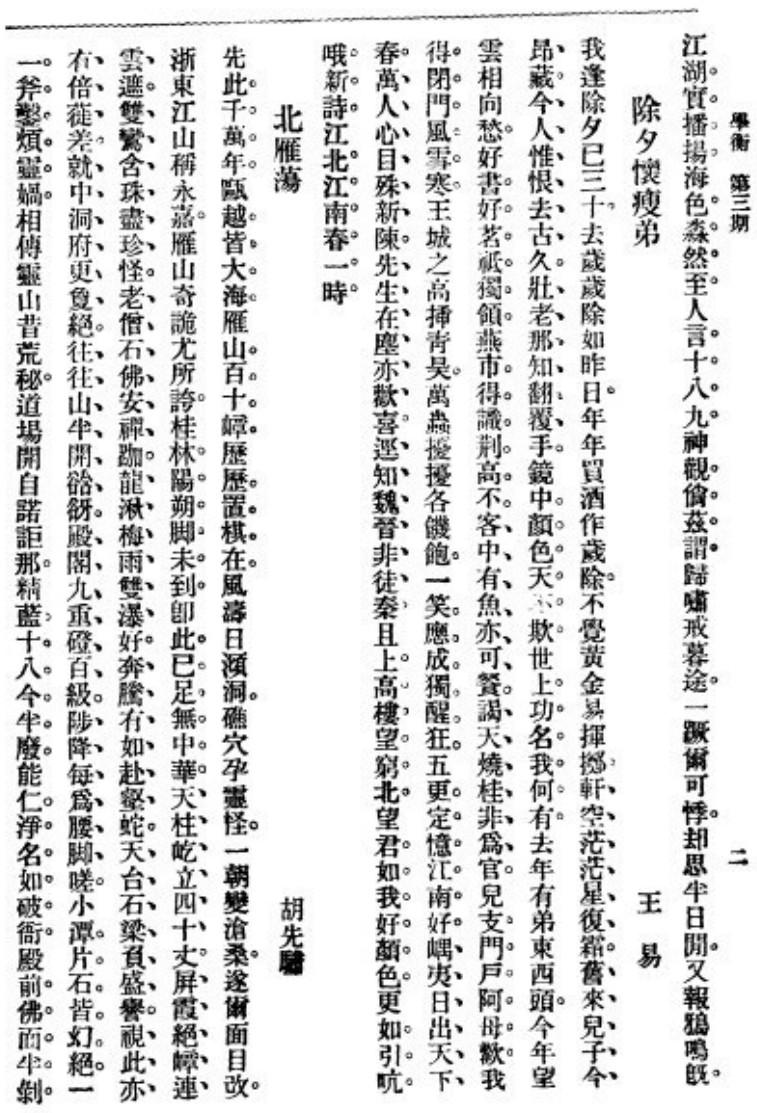
雁荡山的这5种狸藻科植物都是具有可活动囊状捕虫结构的小型食虫植物，能将小生物吸入囊中，并消化吸收。一般都零星生长在湿地、池塘甚至是树林长满苔藓的树干上，多数有漫长的花期，会开出成片可爱的小花。

记下了当时民风民情

在雁荡山的游玩和采集中，胡先骕还记下当时不少民风民情。在净名寺，他说，“屋宇甚整洁，然钟梵寂然，佛像黯淡，盖无主持久矣。先是本寺有僧人百余人，香火甚盛，土豪某乃向之勒索千五百金，僧侣乃一夕尽徙，土豪遂据寺以为林牧公司之业。”

在灵岩景区天柱峰游玩时，胡先骕听当地人说，有不少外国人到这里旅游，用钱让采石斛者表演“以绳束腰自峰顶下缒至以为笑乐”。这也说明，早在民国时期，雁荡山就有飞渡表演了，并且这表演还是外国人“引诱”出来的。

1928年，康奈尔大学尼丹携家人访华与秉志、胡先骕（后排左一）等人合影



學衡　第三期

江湖實播揚海色森然至人言十八九神觀儈茲謂歸嘯戒暮途一蹶爾可悸却思半日閒又報鵑鳴既

除夕懷瘦弟　二

王易

我逢除夕已三十去歲歲除如昨日年年買酒作歲除不覺黃金易揮撝軒窗茫茫星復霜舊來兒子今昂藏今人惟恨去古久壯老那知翻覆手鏡中顏色天欺世上功名我何有去年有弟東西頭今年望雲相向愁好書好茗祇獨領燕市得識荊高不客中有魚亦可餐謁天燒桂非爲官兒支門戶阿母歡我得閉門風雪寒王城之高揷青昊萬蟲擾擾各饑飽一笑應成獨醒狂五更定憶江南好崎夷日出天下春萬人心目殊新陳先生在塵亦歡喜逕知魏晉非徒秦且上高樓望窮北望君如我好顏色更如引吭哦新詩江北江南春一時

北雁蕩　胡先驌

先此千萬年甌越皆大海雁山百十嶂歷歷置棋在風濤日頌洞礁穴孕靈怪一朝變滄桑遂爾面目改浙東江山稱永嘉雁山奇詭尤所誇桂林陽朔脚未到卽此已足無中華天柱屹立四十丈屏霞絕嶂連雲遮雙鸞含珠盡珍怪老僧石佛安禪跏龍湫梅雨雙瀑好奔騰有如赴壑蛇天台石梁負盛譽視此亦有倍蓰差就中洞府更奇絕往往山半開谽谺殿閣九重磴百級陟降每爲腰脚嗟小潭片石皆幻絕一斧一鑿煩靈媧相傳靈山昔荒秘道場開自諾巨那精藍十八今半廢能仁淨名如破衙殿前佛面半剝

刊登在《学衡》第三期上的旧体诗《北雁荡》

事后赋长诗记雁山之行

这次的雁荡山游玩和采集植物之行，除了写入采集记文章中，胡先骕还写了一首长诗《北雁荡》纪念，与游记一道刊发于《学衡》第3期上。诗云——

先此千万年，瓯越皆大海。
雁山百十嶂，历历置棋在。
风涛日颂洞，礁穴孕灵怪。
一朝变沧桑，遂尔面目改。
浙东江山称永嘉，雁山奇诡尤所夸。
桂林阳朔脚未到，即此已足无中华。
天柱屹立四十丈，屏霞绝嶂连云遮。
双鸾含珠尽珍怪，老僧石佛安禅跏。
龙湫梅雨双瀑好，奔腾有如赴壑蛇。
天台石梁负盛誉，视此亦有倍蓰差。
就中洞府更尤绝，往往山半开谽谺。
殿阁九重磴百级，陟降每为腰脚嗟。
小潭片石皆幻绝，一斧一凿烦灵娲。
相传灵山昔荒秘，道场开自诺巨那。
精蓝十八今半废，能仁净名如破衙。
殿前佛面半剥落，僧寮往往集豕貔。
钟磬寂然午日静，作丛方竹迎风斜。
绿阴满庭苔满砌，壁间时有作篆蜗。
世间兴废未可道，缅怀古昔徒嗟呀。
岂真末法遂至此，无亦开土无人耶。
小留三日恻然去，雁湖欲往道路赊。
胜游如斯亦可纪，至今魂梦萦烟霞。

这位著名的植物学家和诗人，对雁荡山可谓是推崇备至，离去后还梦牵魂绕，但当时雁荡山庙宇及民生的破败景象，又使他黯然伤怀。

注：此文引用的材料均来自民国版的《学衡》杂志。另查，1986年乐清市政协编辑历代诗文集《雁荡山特辑》，胡先骕的诗文均未收录。关于胡先骕的生平，百度上便有比较详细的资料，有兴趣的读者可上网了解，本文就不赘述了。

金银莲花

黄花水龙

挖耳草

短梗挖耳草

圆叶挖耳草

南方狸藻

黄花狸藻